

PUBLIC OPINION

輿論學

(美) 沃尔特·李普曼著
林珊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DA 30/23

译者前言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他一生的著述很多，《舆论学》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

《舆论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正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李普曼意识到不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还面临社会主义的严峻挑战，于是，他认为“形成舆论极为重要”，他郑重地指出，有关政治的传统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些理论未能考虑到舆论的力量。因此，他在本书中，着重论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舆论的作用和力量等等问题。

从青年时代起，柏拉图哲学、实用主义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等思潮对李普曼有极深的影响，所以，当他论述舆论的形成和作用时，这些唯心主义思潮明显地都是他立论的根据。

本书虽是李普曼的早期著作，但由于它出版以后，深受美国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重视，美国新闻院校都采用它作为教材，有些政治学著作都将“舆论”列为独立的章节并摘引了李普曼关于舆论的理论和观点。《舆论学》一书也在半个世纪中连续再版，一直被奉为权威性著作。

《舆论学》之所以长期受到美国思想界的重视，主要因为它从理论上维护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近年来，美国新

闻学界在研究“大众传播学”中，许多人把李普曼奉为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奉为开创“传播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因此，为了便于我国新闻学界分析和研究李普曼的新闻学思想和研究李普曼关于舆论的理论，特将《舆论学》一书译出以供参考。

李普曼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就曾表示过他厌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他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因而在本书中的一些地方他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读者参阅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

这个译本是根据1965年的版本翻译的。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可能会有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1984年4月30日



“看吧！许多人住在一个洞穴中，光线射进洞口照遍全穴；他们从小就囚禁在这里，腿和颈都被链条锁着，不能动弹，只能朝前看，阻止他们环顾四周。在他们后上方的远处，有一股火光在闪烁，火焰与囚徒之间有一条隆起的通道；你将看到，顺着这条通道筑着一道低墙；它象屏幕，前面站着一些提线木偶的演员，他们正在墙上表演木偶戏。

他说，我看到了。

我说，你看见墙上有一些携带着器皿的人顺着墙走过吗；还有用木材、石头和种种材料制成的人影和动物影子；正象你料想的，有些囚徒在说话，有一些则沉默不语。

他说，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些人也是奇怪的囚徒。

我答，就象我们自己一样，他们只能看到火光射到对面洞壁上显现出来的自己的身影或彼此的身影。

他说，确实，如果从不准许他们转动头，除了身影以外，他们怎么能够看到其它东西呢？

对于携带的物品他们同样也只能看到影子。

他说，就是。

如果他们能够互相交谈的话，他们该不会设想，他们所提到的东西正好就是他们面前的东西吧！”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

《柏拉图的共和国》第7册中苏格拉底与克拉根的对话。《根据乔伊特（Jowett）译文》

目 录

第一部分 引 言

-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 (1)

第二部分 探讨现实世界

- 第二章 检查制度与保密…………… (25)
第三章 接触与机会…………… (34)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 (43)
第五章 速度、语言与清晰度…………… (49)

第三部分 固定的成见

- 第六章 固定的成见…………… (59)
第七章 用作防护的固定成见…………… (72)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79)
第九章 信条与它们的敌对者…………… (88)
第十章 固定成见的察觉…………… (101)

第四部分 兴 趣

- 第十一章 谋求兴趣…………… (124)
第十二章 从新考虑个人兴趣…………… (134)

第五部分 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

-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150)

- 第十四章 是或非…………… (172)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通群众…………… (184)

第六部分 民主政体的偶像

-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 (197)
第十七章 有自制力的社会…………… (205)
第十八章 武力、官职委任权与特权的作用…………… (216)
第十九章 新形式中的旧偶像：基尔特社会主义
…………… (229)
第二十章 一种新的偶像…………… (243)

第七部分 报 纸

- 第二十一章 买主们…………… (247)
第二十二章 坚定的读者…………… (256)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 (264)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实与一个结论…………… (278)

第八部分 有组织的情报

- 第二十五章 打入的楔子…………… (284)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292)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307)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智…………… (317)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

—

一九一四年，有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海岛上。那个海岛不通电报，英国的邮船六十天只来一次。九月里，邮船尚未来到，岛上的居民们仍然在谈论着报纸最近报道的关于即将审判凯劳克斯夫人枪击加斯顿·卡尔默特的事。因此，九年中旬的一天，全岛的居民都聚集在码头上，比往常更着急地想从船长那里知道判决的情况。他们了解到的却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订立了神圣的同盟与德国人开战已六个多星期了。在这不可思议的六个星期中，岛上的英、法居民和德国居民实际上虽已是敌人，但他们相处得还是象朋友一样。

但是，他们的境况与欧洲的多数居民是有点相似的。他们搞错了六个星期，在欧洲大陆上，这种间隔可能只有六天或六个小时。都存在过一段间隔的。当他们还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会搞乱他们生活的消息以前，有一个阶段，人们仍然照常地根据他们对欧洲的认识来处理事物。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时间仍在适应一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环境。直到七月二十五日，全世界的人们还在生产运不出去的商品、购买进口不了的货物、生涯已计划好了、企业筹划了、种种希望和期待还存在，所有的信念都认为世界依然如旧。人们仍在写书描述

那个世界。他们都相信他们脑子里的想象。然后过了四年，在一个期星四的早晨，停战的消息传来，由于停止残杀，人们吐露出难以形容的宽慰。然而在真正的停战消息传来以前五天，虽有数千年轻人已战死在战场，人们还是庆祝了战争的告终。

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能够看到，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对于我们现在行动所遵循的信念是较难记得的，但是，对于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当他们对世界认真地抱有荒诞可笑的想法时，我们却自以为容易看清的。我们坚决认为，根据我们清楚的事后认识，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两回事。我们还能够看到，当他们按照他们所想象的世界进行统治和斗争、贸易和革新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成果或者没有任何成果，却是在实际存在的世界里。他们出发探寻印度却找到了美洲。他们断定为邪恶而绞死了一些老妇人。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出售货物而永远不买进货物就会越来越富。一个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译者注）服从他认为是真主的意志，焚毁了亚力山大的图书馆。

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写三百八十九年时，叙述了柏拉图窑洞里的囚犯不屈不挠地拒绝回头的情况。

“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不有助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斯克里普彻（Scripture）叙述的，已足够供人们去认识它了。

‘上帝并没有把地球挂在什么东西上’。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上帝是把地球挂在空中还是水上，因而又提出这样一些争

议：稀薄的空气怎么能支撑得住地球？如果是挂在水上的话，地球又为什么不会坠落到水底？并不是因为地球在中间就象是依靠平衡的力量悬挂着，而是上帝的意志强制着它，使它稳定在不坚固而空无所有的基础上。”

这无助于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这足够使我们了解斯克里普彻所叙述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然而在圣·安布罗斯以后一个半世纪，对于地球上相反地区的问题，意见仍然是混乱的。有一个名叫科斯马斯(Cosmas)的修道士，因科学上的造诣而著名，因此受委托写了一本《基督教徒的剖析》或称《基督教徒对世界的看法》。很显然，他所知道的正是期望他知道的，因为他的所有结论都是以他读过的斯克里普彻的著述为基础的。于是得出这样的意见：世界呈一种扁的平行四边形，南北的长度两倍于东西的宽度。陆地为中心，四周是海洋，这海洋又依次被别的陆地所围绕，洪水泛滥以前，那里住着一些人。这另一块陆地就曾是诺亚(Noah——基督教《圣经》中洪水以后的人类新始祖。——译者注)离岸的港口。其北部是一座圆锥形的高山，太阳和月亮围绕着它转。太阳转到山背后时就是夜间。天空与地球外侧边缘相胶着。四面有高墙连接凹面的顶，所以地球就是宇宙的地面。天空的另一端是海洋，造成了“水在太空之上。”天空的海洋与宇宙终极的顶端之间的空隙属于神。地球与天空之间居住着一些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说所有的人都出来就住在“地球的表面，”他们又怎么能

注：① 亨利·奥斯本·泰勒著《中世纪的心理》一书中的引文。见该书第1卷，第73页。

② 莱基 (Lecky) 著《欧洲的理性主义》，第1卷，第276至278页。

住在被假定为地球背面的地方呢？“我们得知，一个基督教徒见到这么一段叙述，‘就连地球背面的地方这个名称都不应该谈及’。”①

不止是他不应到地球的背面去，任何基督徒的王子也不应给他一只船去尝试，任何虔诚的水手也不会企图去试试。对于科斯马斯来说，则认为他的天体图丝毫不荒谬。只有通过记忆他的绝对信念说这是宇宙的天体图，我们才开始知道他曾怎么担心马吉芝（Magellan）或皮尔里（Peary）或飞行员冒了与天使及天穹碰撞的危险在天空飞行七哩。同样，通过记忆各方几乎都相信是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我们对战争和政治的狂怒才能作最好的理解；我们不是把真正的实事作为事实，而是把假定的事实作为事实的。因此，像哈姆雷特那样，认为普洛尼斯就是皇帝而会在沙沙作响的篇子后面刺伤他，正象哈姆雷特说的：

“你这个鲁莽、多事的倒霉蛋，再见了！
我还当你的主子哩，你自认晦气吧。”

二

伟人们，即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通常都只是通过一种假设的人格而闻名。因此，古话说的对，在亲近的侍从眼里没有人堪称英雄。对于侍从和私人秘书来说，只有一小部分真实，那也常常是虚构出来的。当然，一些皇室的名流都是塑造出来的人格。不论他们相信他们公开的品格，或者他们祇允许王室的内侍来安排，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一

注：① 同上。

一种是公开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常常流于这两种本性的记载。官方的传记作者描绘社交生活，暴露性传记则记载另一面。例如，查恩伍德·林肯（Charnwood Lincoln）是一个杰出的肖像，并不由于是一个实际的人，而是一种英雄的形象，充满了重要性，几乎可与安尼斯（Aeneas）或圣·乔治（St. George）相比拟。奥利弗的汉密尔顿是崇高的抽象作品，是一种思想的塑造，正象奥利弗自己说的，它是“一篇关于美国联合的文章。”它是关于联邦制度国家形式的不朽作品，不可能是个人的传记。人们有时候创作他们认为是揭示内心世界的他们自己的形象。雷品顿（Repinton）日记和马哥脱·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的日记是一种自我描述，最详尽地揭示了内心的细节，就象作者是如何想象自己的。

但是，最有兴味的那种人物肖像是在人们心目里自然地产生的。当维多利亚即王位的时候，斯特雷奇^①先生说：“外界有一股很大的热潮。情感和浪漫开始流行起来；天真、端庄、头发美丽和面颊红润的小女王驾车通过她的首府的场景，观众充满了忠诚的喜悦。首先，每个人对维多利亚女皇与她的伯父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照。那讨厌的老人，淫逸和自私，愚蠢和荒谬，还不清的债务，倒霉和声名狼藉——它们像冬天的雪一样已经消失了，现在已经加冕并且光辉灿烂，春天已经来到。”

M·让·德皮埃尔富（M·Jean de Pierrefeu）直接看到过崇拜英雄，因为当军人享有最大声誉的时刻，他

注：① 利顿·斯特雷奇著《维多利亚女王》，第72页。

注：② 让·德皮尔富，《三个G、Q、G、和将军的大本营》，第94—95页。

正是霞飞（Joffre，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总司令——译者注）手下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整个世界敬神般地庆祝梅因（Marne——法国东北部）的胜利。不相识的人们欣喜若狂地为表示他们的敬意，给他寄来包裹和贺信，其数量之多，几乎把包裹负责人的腰都压弯了。我认为，除霞飞将军以外，没有其他战争的指挥官能够理解什么概念比得上“荣誉”的含意。他们送给他一盒盒世界各地大糖果商制造的糖果，一箱箱香槟酒、各种葡萄美酒、水果、野味、装饰品以及器皿、衣服、烟具、墨水台、压纸器。各个地区送来他们的特产，画家送来他们的绘画，雕塑家送来小塑像，可贵的老妇人送来羊毛围巾或短袜，牧羊人在他住的小屋里雕刻了表达他的心意的烟斗。全世界所有敌视德国的制造商运送来他们的制品，哈瓦那送来他们出产的雪茄烟，葡萄牙送来了葡萄酒。据我知道，一位理发师用亲近将军的人们的头发精心地制作了一个将军的肖像；一位职业作家怀着同样的思想，用成千上万歌颂将军的品格的片断写成特写。至于他收到的信件，有各种手稿，用各种方言从各国寄来，充满深情，令人愉快，洋溢着爱戴和敬慕的情意。他们称他是世界的救星，他的国家的父亲，上帝的代理人，人类的恩人等等。爱戴他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等等；成千上万的小孩，不受他们父母的指点，主动拿起笔来向他倾吐了他们对他的敬爱，他们中的多数人称他为“我们的父亲”。在战胜了野蛮主义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从心底抒发的感情和他们的崇敬的心情是深刻的。对于所有这些天真幼小的人物来说，霞飞就像圣·乔治（St·George）击毁龙

一样。当然，他具体体现了人类意识中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

狂人、傻子、半疯狂和疯狂的人都把他们阴沉的脑袋朝向他，就像朝向理智一般。我读过一个住在悉尼的人的来信，他乞求将军从敌人手下拯救他；另外，一个新西兰人请求他派一些士兵到欠了他十镑钱而不还给他的那位先生的住所去。

最后，数百个年轻的姑娘，克服了她们性的羞怯，不让她们的家属知道，要求与他订婚；别的一些姑娘只是希望去侍候他。”

霞飞以及他的部下和他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战争带来的失望，个人的悲伤，以及对未来胜利的希望，混合起来产生了理想人物霞飞。但是，除了崇拜英雄以外，还存在着驱除妖魔的问题。通过同样的途径，体现了英雄，也出现了魔鬼。如果所有的好事都来源于霞飞、福煦（Foch，法国元帅，1918年协约国部队总司令——译者注）、委尔逊（Wilson）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话，那么所有坏事都产生于凯泽·威廉（Kaiser Wilhelm 原德国皇帝）、列宁和托洛茨基。正像罪恶都归咎于他们一样，好事都归功于英雄。对于许多头脑单纯和受惊吓的人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倒退、罢工、障碍、不可思议的死亡或是不可思议的灾难，无一不归咎于这些个人。

三

这样一种全世界集中注意的象征性人物是难以清晰地加以表现的，每一个作家对于描绘这种显著的、无可辩驳的典范

都有弱点。战争的实践显示出这样的典范，但产生这样的典范并不是无代价的。在更为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象征性的偶像同样是统治的行为，但是由于竞争的对象多，每一个典型都有局限。不仅仅是因为都一个典型最多只代表一部分人而使人感受较小，而且即使在那一部分人中由于不同的个人而受到很大的限制。舆论的信号（symbols）在适当可靠的境况下，会受到检验、比较和争论。它们产生和消失，接受和被遗忘，永远不能把全体人的情感完美地组织在一起。全体人终究只有为完成一致的目标而行动。在战争中途产生的恐惧、好战和憎恨，占领整个精神领域，它们或者相互抵销，或者包含起来，直到感觉厌烦为止。

几乎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中，甚至在战争陷入僵局时，引起了较大规模的反感，因而造成冲破、选择、踌躇和妥协。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舆论的象征主义通常具有这种利益均衡的痕迹。例如，停战以后，看看那种不稳定的和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协约国的统一体”多么快地就消失了，接着对于别国的形象——英国是公法的捍卫者，法国守卫在“自由的前沿”、美国是十字军——也几乎立即破灭了。再看看每个家国内部，由于政党倾轧、阶级斗争和个人野心开始搅起了延继的争端而使自己国家的形象也遭到了损坏。然后，领袖的形象一个让位于一个，威尔逊、克莱门梭、劳埃德·乔治，他们再也不是人类希望的化身了，而仅仅成为一个幻想破灭了的世界的协商者和行政官。

不管我们把这看作是和平所造成的罪恶之一呢，还是称赞它回复了明智，在这里显然是无关重要的。我们开始关心

注：① 第五部分

一些虚构和象征是忽略了他们对于现存社会的价值，认为它们只是人类交流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任何社会的利益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每个人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知道得是那么小，一些意见都是涉及看不到和难以掌握的事物的。戈弗尔草地的舍温^① (Sherwin) 女士知道法国正燃着战火就去设想这场战争。她从未到过法国，当然她也没有到过现在这场战争的前线。她看过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的照片，但是她不可能想象三百万人。实际上，没有谁能够想象他们，专业人员也不作这种尝试。比如说，他们把这些部队想象为二百个师。但是，舍温女士得不到战斗的地图，所以，她想象战争的话，她就盯住霞飞和凯泽 (Kaiser)，就象他们从事于一种个人的决斗一般。或许你能理解她是根据她的想象来观察的，她的作品中的形象可能就象十八世纪的一个伟大士兵的版画。他勇敢而沉着地站在那里，比真人大些，后面衬托着一支模糊而个子小的军队蜿蜒在风景画面中。看来大人物们对这些想象也并不在意。德皮埃尔富讲述了一位访问霞飞的摄影师。这位将军在他的“中产阶级的办公室里，坐在没有放着纸的办公桌前，他就是坐那里签名的。忽然发觉墙上没有挂着地图，但根据普遍的想法，一位将军的办公室不可能不挂地图的，于是就在挂画的地方挂上一点儿地图，事后立刻就取下来了。”^②

任何人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只能有一种凭他对那事件的想象所引起的感情。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了解别人认为他们知道什么以前，我们是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的行动的缘

注：①见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大街> (Main Street)

注：②见所引著作第99页。

故。我曾见过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矿区长大的年轻姑娘，当一阵风吹裂了厨房窗玻璃时，她突然从完全欢乐的状态陷入一阵悲伤。她极度沮丧了几个小时，对我来说感到莫名其妙。当她缓过来能说话的时候，才表露出来要是窗玻璃破了就意味着有近亲死亡了。因此，她哀痛曾吓唬她逃出家门的父亲。当然，经过电报查讯，很快证实她父亲非常健康地活着。但是，在收到回电以前，破裂的玻璃对那个姑娘一直是有根据的启示。为什么它能成为根据，只有熟练的精神病医生的调查才能够说明。但是，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能看到那个姑娘为她的家庭纠纷搞得极为心烦意乱，从一件外界的事情、一种铭记的迷信、以及一种混乱的悔恨以及对他父亲的畏惧和爱情混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完全虚构的幻觉。

在这些实例中，反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司法部长被门前石阶上爆炸的炸弹所吓，使他自己确信革命的传单上所说的，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将爆发革命。我们认识到许多同样的手段都有作用的。当然，战争提供了许多这种类型的实例：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信仰的意愿，这三种因素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对它就有一种歪曲的本能反应。因为这是十分清楚的事，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对于虚构的情节也会产生一种象对真实情况一样的有力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作出反应的正是他们自己创造的那个虚假的情节。他并不曾相信俄国军队一九一四年八月曾经过英国，没有直接的证据就不接受任何关于暴行的传说，没有见过一个密谋、一个卖国贼或一个间谍，因为那儿没有这种人，那么就让他们首先谴责吧。让从来没有把知道得比他少的人所说的话当作真正的内情来传播的人来谴责吧。

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在人与他的假环境之间的插入物。他的行为是对于假环境的一种反应。但是因为行为，如果是行动，其后果就不是在刺激起行为的假环境中而是在发生行动的真实环境中起作用。如果这种行为不是实际的行动，而是我们一般地称之为思想和感情的东西，它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虚假的世界中表露出来。但是当这种假事实的刺激对一些事或对别人产生作用时，立即就发生矛盾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把一个人的头往石头上撞；通过经验了解和证实赫伯特·斯潘塞的悲剧中的“一组残酷的事实”扼杀了一种“美好的理论”，出现了不舒服还不是不适应环境。因为当然，在社会生活方面，所谓人对于环境的适应是通过虚构的媒介进行的。

这里所说的虚构，我并不是指撒谎。我指的是不同程度地由人们自己描写的环境。虚构范围包括从纯粹的幻觉到公式化的科学的自我意识，或者是对某种特定问题的决定，正确性超出小数点的一定数是无要紧要的。一篇虚构的作品，可能有那么一点程度的可靠性，只要能考虑其可靠程度的，这种虚构就不是骗人的。实际上，人类文化很大程度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我们思想的偶然的启发”^①的选择、重新整理、追踪和仿效。有选择地运用虚构、直接暴露了感情的起落。不论当时用清白无罪的目光看是多么新鲜，那不是真正的选择，清白无罪只是智慧的源泉与校正，而不是智慧本身。

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和消逝太快，来

注：① 詹姆斯著：《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638页。